

千朵朵

著

QIAN DUO DUO
ZHU

千面宠妃



冰冷的
三日等挂

曾是
却突然

却是他残酷的命令
谁的心?

歹女
埃及里

从高高在上的公主到卑微的掖庭宫女，
步步为营下堂尽世间冷暖，
如果再给她一次机会，
她定要他们受尽折磨

网络人气女性励志古言大戏，
不容错过的「宫斗爽文」

千面宠妃

千朵朵 著

QIAN
DUO DUO

ZHU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
ART PUBLISHING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千面宠妃 / 千朵朵著. —南京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8. 4

ISBN 978-7-5594-1727-5

I. ①千… II. ①千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8) 第050781号

千面宠妃

作 者 千朵朵
责任编辑 丁小卉 姚 丽
总 策 划 周 政
出版监制 杨翔森 曾筱佳
特约编辑 月饼殿 月芽儿
封面设计 小 鱼
版式设计 黄贝贝
封面绘制 槿 木
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
出 品 大周互娱
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印 刷 长沙鸿安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880mm×1230mm 1/32
字 数 425千字
印 张 11.5
版 次 2018年4月第1版 2018年4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594-1727-5
定 价 36.80元

(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本书出版权由大周(贵安新区)互动娱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合法享有。未经许可, 任何单位、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。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举报电话: 0731-85184728

千面宠妃

目 录

- 001 / 第一章 今夕何夕
- 016 / 第二章 宫内风云
- 031 / 第三章 步步紧逼
- 046 / 第四章 进退维谷
- 061 / 第五章 以吻相换
- 076 / 第六章 见招拆招
- 092 / 第七章 前往南诏
- 106 / 第八章 故人初现
- 121 / 第九章 各方较量
- 136 / 第十章 盛大国宴



151 / 第十一章 惊鸿翩舞

166 / 第十二章 水上浮台

180 / 第十三章 皇 姐

195 / 第十四章 英姿尽显

209 / 第十五章 运筹帷幄

224 / 第十六章 讨伐云王

238 / 第十七章 得知身份

253 / 第十八章 柔情蜜意

267 / 第十九章 血色谋情

281 / 第二十章 大婚之日

295 / 第二十一章 云风渐远

309 / 第二十二章 入宫参选

324 / 第二十三章 天下事变

339 / 第二十四章 里应外合

355 / 第二十五章 携手一生



“南诏出大事了，权倾天下的长公主宁茹兰居然死了！”

“可不是吗，听说还是被云将军赐死的。”

“世事无常，当初长公主和云将军可是全天下看好的一对璧人，说反目就反目了。”

“我要是她，就算死了，在地底下也不安宁。”

苏曦儿的脚步停住，身体倏然僵硬，时隔数月，她本以为自己早已麻木，可现在仍能牵动她的每一根神经。

“你可有真心待我，哪怕只有一点？”

“我这人最擅长假装，假装很爱你而已。时辰已到，你该上路了。”

“嗖——”漫天火光，穿心一箭，红了她的眼，碎了她的心。的确，宁茹兰死了，真真切切地死了。现在，她是北珉皇宫掖庭的婢女，虽身份低微，可到底活了下来。

只要活着就有希望，为了活下来，她一路奔逃，敷药换容，以桃代李混入北珉皇宫。

“小点声，她出来了。”热烈讨论中的宫女看到她后，讨论声立刻变小了。

“我没有要打扰你们的意思，你们继续。”她笑着说道，随即脚步一转，朝另一边走去。昨天她在掖庭这边稍微走了走，哪里吃饭，哪里洗漱，她了解得一清二楚。

“赵嬷嬷居然容许她这么嚣张。”看着苏曦儿的背影，有宫女开始抱怨。

“木桃子性子刁钻，昨天还被她摆了一道呢，她倒是吃到晚膳了，木桃却因为刷洗夜壶没有吃。”

这些宫女又开始讨论苏曦儿，说了一会儿又说到宁茹兰和云若风身上。此刻，苏曦儿朝洗漱的地方走去，洗漱完毕后，她拿起一把破损的木梳。

她脑海里不禁浮现出绿柳的样子：“公主，奴婢给你梳桃花髻吧，你梳这个发髻最好看，云将军也最喜欢。”

看着这把木梳，她的视线渐渐模糊，绿柳已经不在，再也没有人给她梳发。她下意识地木梳握得很紧很紧。直到远处传来大叫声才将她从回忆中拉出来：“大事啊，禾香玉到掖庭来了！”

苏曦儿眉头一皱，被收进美人宫的女人，怎能随意进出皇宫？到底是惹得灏王不开心了被贬回掖庭，还是荣宠太盛，允许她进出皇宫？

不过，无论如何，她都要见一见禾香玉。她顶替的掖庭宫女原主，昔日与那禾香玉感情甚好。

苏曦儿循声走去，只见掖庭宫女整齐地排列在两旁，赵嬷嬷则是满脸笑意地对着一个年轻女子行礼。

往前又走了好几步，她终于看清年轻女子的面容，娇小白皙的脸蛋，粉色纱裙直垂脚踝，精致的金色钗环，耳垂各戴着一个玉坠子。

“赵嬷嬷，您太客气了。香玉不是忘本的人，虽现在跟了灏王颇受宠爱，但我也不会忘记姐妹们。”禾香玉的脸上挂着淡淡的笑意，说话的时候，不断环顾四周，好似在找人一样。

“这是你的福气，嬷嬷我心里也欢喜。”赵嬷嬷在皇宫待了几十年了，人精一个。她很清楚，禾香玉回掖庭根本不是因为姐妹情，而是来耍威风的。

“嬷嬷，我给各位姐妹准备了上不了台面的小礼物，还望姐妹们不要嫌弃。”禾香玉一边说一边看向站在两旁的宫女，视线在众宫女的脸上扫一扫过。

当看到某人时，禾香玉的嘴角微微扬起，眸光一闪。那双眼里的丝丝得意，苏曦儿自然察觉出来了。

“香玉姐真好，还给咱们带了礼物。”

“是啊，还以为她受宠后，不再回掖庭呢！”

宫女纷纷低头小声议论起来，在议论声中，禾香玉一拍双手，一个个端着托盘的宫女陆续而来。

托盘上盖着金丝红布，那一块块红布就让掖庭的宫女们眼睛一亮了。红布盖着的礼物，该是何等精美！

“将礼物给各位姐妹送去。”禾香玉笑着吩咐下去。

红布掀开，托盘里尽是金光耀眼的首饰，还有玉饰。这些东西，在禾香玉的眼里是上不了台面的东西，却是她们这些掖庭宫女做梦都梦不来

的！

托盘里的礼物一件件地分发下去，到苏曦儿面前的时候，早已空空如也。

所有掖庭的宫女立即转移注意力，双眼不断地在禾香玉和苏曦儿之间扫视。

这下有好戏看了！一瞬间，赵嬷嬷双眼里精光一闪，不等苏曦儿说话，她立刻说道：“这可怎么办呢？就只有苏曦儿没有，说起来，她还是……”赵嬷嬷故意停住，话语里的深意，有心人自然明白。

苏曦儿心中冷哼，赵嬷嬷看着是本分的掌事嬷嬷，实则是唯恐天下不乱的人，巴不得越乱越好。

“苏曦儿是我最好的姐妹，她的礼物，我自然另外安排了。”禾香玉一步步朝苏曦儿走来，看着是在笑，其实是皮笑肉不笑。

“这是给你的，你收下。”禾香玉从衣袖中取出一个小香囊，红色的布上绣了一朵白色的小野花。

苏曦儿抬头看着她，突然一笑，这一笑，似有深意，又好像很平常。

“难为你还记得我们之间的姐妹情谊，不过，这个香囊，我不能收。”苏曦儿一边说，一边将禾香玉的手推开。

所有宫女都瞪大眼睛，她居然拒绝禾香玉的礼物！虽然香囊没有首饰值钱，但毕竟是禾香玉给的，人家现在是灏王的宠妾，想捏死一个小小掖庭宫女，太容易了！

“为什么不收？这香囊是我给你绣的，你不是最喜欢无名小野花吗？”禾香玉装作一脸疑惑样，然后又十分不解地摇头，“我知道你现在每天要刷洗夜壶，夜壶很臭，故意给你绣了香囊，让你身上香点呢。”

这话看上去是为苏曦儿好，其实就是在打压苏曦儿。

其他掖庭宫女看出禾香玉的本意，一个劲地起哄：“就是啊，刷洗夜壶回来，身上都臭死了。满身臭，没人靠近她。”

“特地给她绣香囊，还甩脸色，不要呢！依我看，就是嫉妒禾香玉的高贵身份。”

这些话传入禾香玉的耳朵里，大大地满足了她的虚荣心，脸上的笑容更盛。只是，她那灿烂的笑容还没有维持多久，就瞬间冷了下来。

苏曦儿蹙起脚，压低声音说道：“难道你不知道，香臭结合更加臭吗？”

“你！”禾香玉眼一横，心一怒，但碍于众人在场，没有彻底发作。

苏曦儿眉眼一挑，脸上淡淡的笑容，在阳光的照耀下，美得惊心动魄。这样的妙人，不管哪个男子见到都会心动。

这个认知让禾香玉心一慌，若是被有权势的男人看到，苏曦儿肯定能被看上。

“你踩着我，登上了宠妾这个位置。想维持自己现在的地位，听我一句，可否？”苏曦儿一字一句地说道，冷冽的气势将禾香玉震住。

“你说。”禾香玉紧张地一眨眼睛。

“记住你的身份，不过是一个贱人，妾始终是妾，翻不到天上去。”说完，她就迅速退开，冷冷地看着禾香玉。

“你，贱人！”禾香玉怒不可遏，一边骂一边扬手往苏曦儿的脸上扇去。

苏曦儿身体一侧，躲过那巴掌，装作无辜地说道：“就因为我不香囊，你就要出手打人？我一个刷夜壶的，要香囊何用？”

禾香玉气红了眼，手一指赵嬷嬷，吩咐道：“你给我狠狠地惩治她，不得了了，以下犯上！”

“这个，我也不好办，她怎么以下犯上了？”赵嬷嬷故意不顺着禾香玉的话，一来，她期待以后更热闹的戏，二来掖庭也有规矩，宫女触犯规矩，不能罚。

禾香玉没有想到，赵嬷嬷这么不给她面子。但她又咽不下这口气，绝对不能轻易放过苏曦儿。

“既然嬷嬷不肯罚，那我只好代嬷嬷罚她。我想，依着灏王对我的宠爱，今日就算要了她的命，也不能奈我何。”禾香玉满脸怒色，拔下发髻中的金钗，直朝苏曦儿走来。

赵嬷嬷作壁上观，就看看她们怎么闹，到底是禾香玉胜还是苏曦儿！相对于赵嬷嬷的冷静，其余宫女简直就像炸开锅一样。

“苏曦儿要倒霉了，她的脸会不会被划花啊？”

“很有可能，她一副妖媚样，我早就看得不爽了。”

就在大家热烈讨论的时候，一道惨叫声响起，所有人定睛一看，下巴差点掉下来。

什么！怎么被划花脸的不是苏曦儿，而是禾香玉？！

禾香玉顾不得疼痛，立即抬手就去摸脸。美人宫里，美貌胜过一切，如果脸上留下疤痕，她就完了。

当看到手上的血时，禾香玉两眼瞪大，直视苏曦儿：“你居然划花我

的脸，我要你好看！”说完，她就扬手吩咐宫婢将苏曦儿拿下。

现在“证据”确凿，赵嬷嬷也就任由宫婢将苏曦儿拿下，仍一副作壁上观的架势。

可是，谁都没有想到，几个宫婢将苏曦儿团团围住，来回折腾了许久，都没有将她拿下。

“废物！”禾香玉怒不可遏，想要吩咐侍卫，却又没这个权力，灏王只给她分派了几个宫婢伺候。

“禾香玉，你怎么确定，是我划了你的脸？”苏曦儿停下脚步，神情淡定，看着面前的禾香玉，就像看跳梁小丑一样。

“难道我还会用钗划花自己的脸？”

“那可不一定，刚才大家都看到，是你拔下髻上的金钗，冲着我来。只是，你并没有如愿，反倒害了自己。”

一句话将禾香玉堵得没话说，只能干瞪着她。

“害人之心不可有，说不定害来害去，最后害了你自己。”苏曦儿脸上的笑意更浓，周围站着的掖庭宫女两眼不由得睁大。她，还是苏曦儿吗？

这一幕被站在远处的荷盈看到，她双眼微眯，这个苏曦儿，貌美如花，伶牙俐齿，遇事不慌不忙。这样的人，要么永远留在掖庭，要么尽快斩除。

赵嬷嬷眼尖，发现了荷盈，她立刻出声：“荷姑娘，您怎么来了？”

荷盈笑着走了进来，视线在禾香玉身上落下：“太后宣你进慈宁宫，立刻随我过去。”

一听是太后娘娘召见，禾香玉不由得紧张了起来，她从未和太后有交集，为什么会被召去慈宁宫？

“还不快跟上，把脸上的血擦了。”荷盈一边说一边拿出一方帕子，往禾香玉手上一放，丝毫不将她放在眼里。

太后身边的大宫女，无论哪个宫的掌事嬷嬷都要恭敬对待。就算是大臣，见到荷盈也要礼让三分。

禾香玉拿起帕子，将脸上的血渍擦去，心中溢满怒火。她来掖庭就想耍耍威风，体现出她的高贵。被苏曦儿和荷盈一搅，哪还有威风可言？

“赵嬷嬷，这个宫女不安分，你要多加管教才是。”荷盈说话的时候，视线落在苏曦儿身上。

“老奴一定好好管教，苏曦儿，罚你将掖庭全都打扫一遍！晚上刷洗所有夜壶，不准睡觉。”赵嬷嬷厉声责罚，说完后手往后边一指。

苏曦儿没有说话，轻轻点头，随后走到放扫帚的地方，扫地时，所有掖庭宫女都躲着她，生怕和她走近，沾染晦气。

她一笑置之，扫完了这一片，便去另外一片打扫，不知不觉已经入夜。而她一点都不饿，也没有察觉这片已不在掖庭的范围。

抬头看着夜空圆月，她的眼眶忽然湿润了。曾经，她经常和绿柳赏月，绿柳当时还打趣她：“公主，你对人清冷，不知云将军怎么将你拿下的？”

云将军……云若风，她想到凌空飞来的一箭，那一箭彻底将她击碎。

苏曦儿两手握紧，眼里有股滔天恨意。心绪完全沉浸在回忆中，她丝毫没有注意到渐近的脚步声。

“哪个宫的？”一道充满磁性的男性嗓音响起。

苏曦儿一怔，立刻将思绪收回，转过身去。当看清眼前的男人时，她又是一怔。

男人穿着一身黑色蛇纹衣袍，长发尽数飘下，狭长的丹凤眼目光深邃。他身上有股酒味，唇瓣闪动滴滴酒渍，微微敞开的衣袍隐隐露出紧致的肌肤。

“哪个宫的？”他双眼微眯，目光中溢满危险，再次出声。

这个男人，看身上的服饰，想必非富即贵，但又一副纨绔样。他，到底是谁？

“不说话，哑巴吗？”他低声一笑，一边说一边抬手就要朝她下巴处捏去。

真是纨绔子弟，夜里喝酒，出来调戏宫女。

苏曦儿立刻往后一退，冷冷地看着他。

“性子倒是倔，本王喜欢。”他一边说一边走近她，浑身散发的酒意混着晚风，飘入她鼻间。

本王？看来是北珥某个不学无术的王爷。

“你再退一步试试看？”他声音低沉，充满威严。

自始至终，苏曦儿都没有说话。他的一句话，让她的回忆如潮水一般汹涌而至。

那夜，云若风将她抵在树干上：“你再退一步试试看。”说完这句话，他就吻了她。虽然之后，两人并没有发生什么，但那吻，她记得。

不知道什么时候，苏曦儿被眼前的男人逼到树干上，就在他低头想吻她的时候，她立刻惊醒。

她双手用力抵在他胸膛上，一双眼睛依旧充满冷意。

“信不信，本王今晚就在这儿要了你？”他的话语里，充满戏谑。

“我不要你。”苏曦儿轻吐出声。

“这世上，没有本王要不到的。”何况，只是一个女人而已。

他的话语里尽是张狂，这副样子，惹怒了苏曦儿。

苏曦儿头微低，瞄了男人身上最脆弱的地方一眼。他现在喝了酒，神志肯定没有往常清醒。又是晚上，她只要迅速逃开，他肯定不知道她是谁。

这么一想，她立刻抬头，清冷双眸不再，取而代之的是一股媚意。

看到她柔情似水的样子，他双眼眯起。

苏曦儿抓住时机，右腿抬起，就往他那处袭去。随后，她转身就逃。然而，没往前跑多久，她的衣领就被人从后面一拽。

“踹了本王那里，就想走？”话音一落，他手臂一用力，将她重重地往地上一甩。

背部传来一阵剧痛，她感觉浑身都散了架，还来不及爬起来，男人高大的身体就朝她压了下来。

刚被重重地甩在地上，他又要整个压上来，她哪吃得消？抬起头抿住唇瓣，她眼里尽是冰冷。

他并没有压在她身上，而是一只手撑地，另一只手扣住她的下巴：“就这性子，在皇宫能存活下来，也是个奇事。”

苏曦儿头一摆，脱离他的掌控，放在地上的手紧紧握住。这个人，就算喝了酒，警惕性也高。她要如何才能逃脱？

在她思考的时候，身上的男人却兀自脱起了衣服，一副要将她就地正法的样子。

苏曦儿神色一变，手恰好摸到一块棱角分明的石头。事不宜迟，她立即拿起石头，就朝他的脑门砸去。

“哐当”一声，石头落地，她的手腕被他迅速抓住，并被用力朝外一折。

“咔嚓”一声，骨头脱臼。

她痛得差点叫出来，这具身体娇弱，受不了这种痛。

“不要命的女人，就算本王喝醉了，你也休想逃脱！”男人嘴角扬起，双眸微眯，在月光的照耀下，邪魅又恐怖。

晚风吹来，树叶沙沙作响，解开的衣袍被吹起，露出紧致有力的肌肤。他腰腹没有一丝赘肉，在皎洁的月色的映衬下，美得让人窒息。

谁会想到，如此长相的男人，竟是一个浪子？

近在咫尺的灼热呼吸尽数喷洒在她的脖颈上，紧接着，湿热的带着浓浓酒味的唇落在她的唇上。软软的，热热的，在她的唇上逡巡，那种感觉，陌生又熟悉。

一瞬间，云若风温柔的笑脸闯入她脑海。几秒过后，又是那夜，火火映天，穿心箭呼啸而来，绿柳惨死。

心中仿佛有一块大石头压得她喘不过气来，积聚已久的怒火汹涌而来。

就在男人低头亲吻她的时候，她突然张开嘴，对着男人的唇瓣就是狠狠一咬，鲜血蔓延，映染两人的唇瓣。

他眉头一皱，眼里尽是深沉。

苏曦儿抓住时机，手迅速扬起，对着他的脖颈狠狠一砍。后脖颈处穴位和脊椎相连，只要位置精准，力道够，准晕过去。

这一下，她用了全部力气。

看着眼前男人仍旧看着她，苏曦儿的心“咯噔”一下，她对付敌人经常用这招，百用百灵，到这个男人身上，不行了？

“你这个……不要命的……”声音越来越轻，最后，他晕了过去，头恰巧落在她的脖颈间。

苏曦儿松了口气，推开他的头，爬起身来。左手手腕的骨头已经脱臼，她必须尽快接起来，并用药酒涂抹。

她会接骨，可是，掖庭中，她去哪里找药酒？

捡起扫帚，她咬牙将手腕向内重重一扭，伴随一阵剧痛，骨头回归原位。接骨完毕，她迅速走回掖庭，刚才打扫的那片，已经不在掖庭范围，所以才会遇到刚才那个男人。

正在思量的时候，她看到木桃走了过来。

“你刚才可是出了掖庭，难不成出去见男人了？”木桃的话语里尽是尖刻，并时不时地抚摩头上的发钗，发钗是禾香玉所赐。

“没有记住上次的教训，今晚还想刷洗夜壶？”苏曦儿说完，径直往前走，不再理会她。

木桃大笑一声，手利索地往她手腕上一抓，正巧是她刚接好骨的手腕，被木桃这么一握，硬生生地疼。

不等木桃说话，苏曦儿直接抬起右脚，往她脚背上狠狠一踩，痛得她哇哇直叫。

苏曦儿眉眼一横：“再叫，就会把赵嬷嬷引来。到时候，倒霉的是你。”

“胡说！分明是你出了掖庭，怎么责罚于我？”

“不信，你就尽管叫。”苏曦儿眉眼一抬，话语里尽是威胁。

木桃被这么一糊弄，吓得再也不敢说话，只能咬牙看着苏曦儿远去。

她心想：哼，走着瞧！借着打扫掖庭的幌子，私自出掖庭，我要你好看！

想到刷洗夜壶，苏曦儿就叹气，赵嬷嬷是掖庭的主事，还不能和她翻脸。

或许可以故意扭伤脚，让赵嬷嬷赐她一点药酒。

心里有了主意，苏曦儿便立即向刷洗夜壶的方向走去。来到井边刚蹲身下来，她就看到不远处有一棵棵草。

定睛一看，她心中一喜，那是药草！跌倒扭伤，用这药草最好！

苏曦儿立即拔出药草，手指捏碎，涂抹在手腕上。清凉蔓延，十分舒服。

有了这些药草，最多五日，她就能恢复。没有想到，在这里能看到这种效果极佳的药草！

刷洗夜壶的工作，用了她一晚上的时间。等她将夜壶整齐地放在掖庭木屋里的時候，早膳时间到了。

“真是刷洗夜壶的料，竟能赶上吃早膳。”宫女嫌弃地看了她一眼，然后端着碗绕过她走了过去。

“身上真臭，咱们离远一点。”另一个宫女看到苏曦儿后，也立即端着碗走到另外一桌。

一张桌子瞬间没了人，苏曦儿暗笑，她一个人包桌。早膳很简单，一碗白粥，一个白馒头，一小碟萝卜干。

南诏内乱外扰时，没东西吃，她饿了整整半个月。掖庭的苦，算不得什么。

就在吃饭的时候，一个宫女气喘吁吁地跑了进来，装作一股神秘样。

“你们猜，我打听到了什么？”

一语落下，众多宫女纷纷看向她，满是疑问。

“看你们一副急于知道的样子，我就告诉你们。禾香玉昨日被传入慈宁宫，惹怒了太后，杖责二十大板！”她一边说一边比画出二十。

“禾香玉是灏王的宠妾，被这么打了，不死也要残啊！灏王那边怎么说？”

宫女耸肩：“宠妾又怎了？灏王现在都不知道在哪里呢！”

苏曦儿神色不变，妾就是妾，翻不到天上去。芳龄仅十八岁的太后，

和灏王估计是见不得光的关系，禾香玉风头正盛，太后怎会不拿她开刀？

“喂，苏曦儿，你是不是很高兴啊？”宫女突然将话题转到了苏曦儿的头上。

苏曦儿没有抬头也没有说话，只是安静地吃饭。

“别问她了，她肯定乐坏了。不过，就算禾香玉跌落，好歹她风光一回，至少伺候过灏王，上过北珉第一美男的床，死之前都能回味。”

此话一出，大家都笑了出来。就算禾香玉被打死，此生也值了。

苏曦儿将碗筷放下，看着周围嬉笑成一片的宫女，墙头草两边倒，这种人她见多了。

“苏曦儿，你这么急着走，难道有急事？”

这些宫女还真关心她，苏曦儿暗自冷笑，转过头去的时候，却是笑容满面：“刷洗夜壶算不算急事？你要和我一起吗？”

“这种事你自己做，别拉我一起。”出声的宫女一脸嫌弃，她可记得木桃的教训，夜壶这么臭，她一点都不想碰。

苏曦儿没有回话，直接抬脚走了出去，她现在必须回去睡觉养足精神。

只是，没走几步，就看到前面来了一群侍卫，为首的侍卫身形高大，表情极为严肃。带刀侍卫来掖庭，为什么？

“大人，什么风把您刮来了？”赵嬷嬷看到为首侍卫的时候，双腿都在哆嗦，冷面侍卫，皇宫所有人都认识，这人是灏王的亲信侍卫！

“众宫女集合。”吴陵冰冷的话语让赵嬷嬷一惊，当反应过来的时候，双手都在哆嗦了。

苏曦儿第一次看到赵嬷嬷慌张成这样，这个侍卫必定是某个大人物的手下。

“昨夜，一名大胆宫女偷袭灏王……”说到这里，吴陵停下，视线在排列成两队的宫女身上扫去。

如果掖庭宫女得罪灏王，整个掖庭都要倒霉，赵嬷嬷可承担不起。虽然她想看热闹，但是引火烧身的事，她可不能牵扯进去。

这么一想，赵嬷嬷“扑通”一声跪了下来，话音里尽是颤抖：“大人，宫女没有命令是不能出掖庭的。难道昨日灏王来了掖庭？”

“灏王当然不会来掖庭，昨晚不过是喝了点酒，入了掖庭旁的树林。”

吴陵冰冷的话像一根针一样刺入苏曦儿的耳朵，昨晚喝酒，掖庭旁的树林……昨晚的浪子，竟是灏王！

美人宫，七十二侍妾，看到美女就喜欢收入囊中；面容冷酷又邪魅，身份极高。这些特点一一和昨晚那男人对上。

苏曦儿握紧衣袖，昨夜他喝了不少酒，今日醒来，估计不会记得她的容貌。

“大人，昨夜没有宫女出掖庭，求大人明鉴！”赵嬷嬷强迫自己镇定下来，千万不能是掖庭宫女。偷袭灏王，不管是有意接近还是无意出手，都是一个死字。

“赵嬷嬷无须解释，彻查一番就知道，既然在掖庭旁树林遭袭，第一个查的理应是掖庭。”吴陵说完后就朝这些宫女走去，犀利的双眸像鹰眼一样，每个宫女都不由得紧张起来。

赵嬷嬷不敢说话，灏王那么强大，怎会被一个宫女偷袭？心里虽然疑惑，但借她一百个胆子，她也不敢将疑惑说出来。

“双手手腕露出来。”吴陵冷声命令道。

双手手腕，灏王记得昨日扭伤了她的手腕。苏曦儿抿紧唇瓣，手腕上有药草的痕迹，这个侍卫若是发现……

现在最兴奋的就是木桃，只有她知道，昨日有人出了掖庭。哼，苏曦儿，你的死期到了！

苏曦儿排在最末尾，露出手腕之前，她看了眼其余宫女，有些宫女的手腕上也有红痕。甚至是青紫瘀痕，都是做苦工做出来的。

只要不是懂医的人捏她的手腕，就不会被看出来，单看手腕痕迹，看不出来什么。

这么一想，她放心地露出手腕。

慢慢地，吴陵离她越来越近，最后在她面前站定，一双眸子仔细地查看她的手腕。

“手上怎么有一股怪味？”

话一落，赵嬷嬷替她回答了：“大人，这个宫女专门刷洗夜壶，昨晚刷了一夜。”

吴陵眉头一皱，赵嬷嬷吓得不敢说话。

“我说的味道不是指夜壶味，你手腕上有药草味。”

苏曦儿低着头，装作慌张的模样答道：“大人，昨夜……奴婢不慎跌倒，手腕刚巧磨到井边的草。您说的药草味，是不是就是一般草的味道？”

“如果是一般草味，我还会问你？来人，带走。”吴陵退开一步，随后，

两名侍卫朝苏曦儿走来。

木桃嘴角微扬，吴侍卫果然好眼力，她都没有说苏曦儿出了掖庭呢！

“大人，奴婢昨天下午开始打扫庭院，晚上刷洗夜壶，怎有时间去偷袭灏王？”苏曦儿看着吴陵，衣袖里的手往手腕上狠狠一掐，瞬间，双眼溢满眼泪。

吴陵看到她这个样子，愣住了。

他听从灏王指示，先从掖庭开始查起。敢出手伤了灏王，这宫女定有十足胆量。眼前不断流泪的宫女，在胆量方面实在不行。但是，她手腕十分可疑，灏王又不能清楚地记起宫女面容，毕竟昨夜喝了酒。

木桃看到吴陵犹豫，立刻走出队伍说道：“奴婢昨夜看到她出了掖庭，又慌张地回来！”她右手一指，直指苏曦儿。

赵嬷嬷的心提到了嗓子眼，这个不省心的，居然出了掖庭！

“木桃，你大晚上不睡觉，倒关心我刷洗夜壶。想栽赃嫁祸？难道灏王是你偷袭的？”苏曦儿话锋一转，直指木桃。

木桃被吓住，直接跪在了地上：“大人明鉴，不是奴婢！偷袭灏王的肯定是她！”

吴陵冷冷地看着木桃，这个木桃，暂且留着，而眼前的女人，他必须带走。

“吴侍卫。”就在关键时候，一道清润的女子嗓音传来。

苏曦儿循声看去，原来是荷姑娘。

“宣太后懿旨，吴侍卫入慈宁宫。”荷盈虽然笑容满面，但话语里尽是严肃。

吴陵不慌不忙地答道：“属下办完事就去。”

“太后懿旨，此事无须再办。”

太后这话一出，吴陵便不能再抓人了。

只是，荷盈说话的时候，视线落在苏曦儿身上，意味不明。

“臣谨遵太后懿旨。”吴陵恭敬行礼，随即迈步离去。

苏曦儿松了口气，此事暂时过去了。

只是，她不知道，角落处站着一个人，她的表情被尽收眼底。

裴千灏嘴角微扬，这个叫苏曦儿的，着实有趣。

不多时，慈宁宫内。

一个穿着粉色淡雅衣裙的女子躺在横椅上，眉目清秀，肤如凝脂，弯